



明故誥封中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右叅政近
槐王公暨元配杜淑人合葬墓誌銘

隆萬之世吾郡稱淳龐長者必曰東巖王公公
之伯子尚化余窗友也而因以習厥仲近槐公
余罷兩粵歸拜公堂下翩翩地行仙也問公尊
生何術曰毋晚飯余笑曰老夫全料獨宿丸通
晚正須一服耳乃越歲而公以訃聞又越歲而
公之襄事且有日矣伯子叅知以葉學使君狀
屬余爲銘嗟嗟公尚少余二歲旦暮頓成古今
余何能下筆叅知曰治命也先大夫且待以贖

三山房集 卷之四
三
余是以不獲辭按狀公諱師周字尚文近楓其
別號也王之系出太原文中子至宋嘉熙國子
司業曰翰者遷姑蘇翰子道元至正間丞麗水
其子福贊永康黃園胡氏因世爲永康人六傳
而祖趙始遷象珠正統中輸粟助賑

天子爲勅旌異之又六傳而生太學公南泉南泉
生東岩公公則東岩次子也生而侗儻負異質
髻鬣已若成人比從師指授經義日夕罔倦東
岩公絕愛之亡何攜伯入成均俾公居守年纔
十五六耳內經紀其家政而外不失里族驩人

固賀東岩之有子矣然計所受書業稍稍廢意
不能無悵然比授室而舉叅知筮之吉徵諸祿
命家言具曰必早貴而後喜可知也襁而置諸
膝摩其頂曰若能成父志乎若果能成父志安
所藉父書吾爲若悉屏去耳遂絕意公車業旁
涉君平盧扁諸書咸嚼其馘聚百順以事東岩
公務爲志養出遇甘毳必市而進之已丑里中
疫延及東岩公公衣不解帶者月餘籲天乞以
身代者數矣久之諸醫術窮悉散去而公忽手
劑立起之人以爲孝感云東岩公之謁選也公

實御以京師每遇風辰月夕旅次牢落時卽市酒餽延親故嬉笑爲樂東岩公需次經年忘其爲客也旣薄臨淮邑邑不自得投劾自免歸未幾捐館舍公居喪瘁瘠不廢禮業已除之矣而終身孺慕恒若未除也者庚子叅知舉於鄉次年成進士賀者塞閭公愬然謝曰是席先人餘慶耳我固名而命之矣兒年少曷若晚成諸君何賀焉馳書長安規誨備至而蔽之曰恭敬節儉德之基也鮮腆倨傲禍之媒也叅知跪啓而書諸紳其令同安徙閩縣清風穆穆遂以治平

高等入爲工部尚書郎而公亦並膺贊中稱文林郎矣復誡之曰吾聞令專牧民司空郎專用民意邕異耶汝能以樽節爲愛養中外皆福星耳叅知守黃黃治遷備兵使者兵復大治會遠事起徵調紛然叅知亦以威重簡率楚賦公聞而蹙然曰國家承平久軍實之縱舍多矣一隅告急遠近驛騷夫先自敝也焉能做奴未幾川兵亂邊腹之調募者率糜費跳梁不可用而後知公之識遠也始叅知滿郡考進封公中憲大夫天啓辛酉以覃恩更晉中大夫凡三錫矣每

拜命輒北向叩頭曰草莽臣無狀游服章服犬馬力無所効惟是督率子弟鄉井俾仕者盡忠耕者盡力輸賦乃所以報耳其所云恭敬節儉益身有之非止言教而已也計以子貴垂二紀服食無所芬華里門踽踽步行不增一僕御出見子弟鮮衣怒馬意氣揚揚必面加呵責惟勤學力穡卽慰勞有加焉然自公之貴而上世之祀田塚舍無所不經營族黨之貧乏喪葬無所不周恤大小爭構得公片言無不立解猶之乎曩日家彥方也戊午山東大饑子女多流轉吳

越公買婢而得良人嬪詢知爲平度州人也立走人平度跡至其夫而還之仍給舟車道里費嘗早行得囊金道上坐守以付亡金人其孳孳焉好行厥德類若此至憫外族之少文而誘掖以成其俊彥識周存初中翰于未遇而曰此真貴人人更多其品鑒矣公生嘉靖丙辰六月初二日卒天啓壬戌三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七元配爲東陽杜氏十五而嬪于公其與公相莊也如肅客對翁自外至母聞謦欬聲必出席待也以爲常其婉孌以奉尊章更什伯焉初舉

參知姑弱之謀為真乳媪肅拜而謝曰饑人之子以飽吾子古人所不為也惟何忍所舉四兒皆自乳所需衣履之類皆出手裁參知稍長即遣就外傳遇晚必課以日之所程書聲刀尺聲不丙夜不輟也然亦緣此憊矣嘗為參知總髻忽嘆曰人言汝弱冠必亢宗顧汝母不及待奈何因泣數行下參知至今每道及未嘗不淚雨交頤也竟以積勞卒于萬曆庚寅三月初二日距生嘉靖庚申六月初二日得年僅三十其由孺人恭人進淑人皆以贈云近槐公有子八長

世德即參知也娶庠生周敬陽女繼侍御梓溪邵公曾孫女並累贈淑人三娶汪氏次世盛世科世芳俱早卒杜淑人出次世愷娶副將陳見塘孫女世悌娶大將軍朱清溪孫女次世懋聘某某女次世懿聘衛幕朱德軒孫女女二長適庠生毛懋微次適俞應奇俱繼室胡出孫男四長同柏聘孝廉李瓊臺女次同庚聘彰德守兩目高公女世德出同昇世愷出同晉世悌出孫女四長適中丞石樓徐公孫介壽次適考功鄭鶴原金公子漢芝三字孝廉徐贈明子士

俱世德出四未字世愷出公墓于本邑前黃
之瑚莊山將以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之吉合

葬銘曰

世謂封君弟緣子貴五鼎既陳禮禮異味公
獨何修涇中清渭孝謹義方厥施幾幾有美
魏室爲之蔽芾矧茲淑媛雖離在宮贊絲繁
素自攝而變著華雖謝惠問無窮齊翁配德
彭殤則同前黃之藹宵如穆如相攜入室永
奠厥居十年十世爲壘爲壘以食而餘

明故王府典儀華南丁公偕配許安人合葬
墓誌銘

弘綱之獲婿于丁也其事頗異

穆廟登極初訛言選宮女于江南旬日而嫁娶殆
盡童女之未聘者且四出召婿惟恐失之先室
年十一避匿伯祖南陽公家業墜官蓋陳氏子
而字之矣綱偶從大父謁南陽公坐甫定坐客
有目余而語伯祖者曰翁爲甥女覓婿乎胡舍
是伯祖遽躍然起謝曰得之矣得之矣星夜追
還召陳者俾綱獲委禽焉時岳家實倍余家陳

家乃更倍沮者譁然岳翁與母勿動也人知有華南公云翁諱必奇字某華南其別號也上世自江右僑居盤谷後自盤谷析居稽亭至翁十四世矣祖貴塘公和父友軒公濂世饒隱德友軒公娶于王爲齊山先生孫女壻夫嬪俱早卒舉丈夫子四岳翁其長男也翁長八尺餘髯而豐下魁然儼然望而知非凡品其與岳母內外悲春攻苦食淡以自致豐亨蓋亦有天性焉子姓至今則之綱可母論論其大者翁少失怙恃其奠雁南陽公纔十八耳三叔之長者未

婚幼者未冠室家實蠶蠶焉而內支門戶外給應酬騞然靡不中綮次第完三聘娶乃聚族中父老出遺籍而四分之無纖毫漏無升合私也三叔蓋忘其爲孤子矣母更姊視其妯娌式均式和常有以自下者諸姬肅肅雍雍以朝于慈闈而夕于傅姆也比母卒喪之如喪妣頌德咸沒齒不衰所居近市余族之適市者翁每遇必延之入室母親爲下壺殮日得母疲且餒乎不問其五服內外親及往來疎與數也母故羸願日夜操作一絲一粟出入惟謹乃見人急輒傾

囊賑之無少厭倦自恨不及事姑而事其姑輩猶姑也下及娣姪行慈和燕婉人人備得其歡嘗從容語岳翁曰人家所以久長賴有元氣小利小不忍元氣所由傷也翁蓋深有味乎其旨云相翁十五年而卒卒之日囑翁善視諸兒女是皆稚弱母席母久虛然母姑息愛也翁重失母更重難乎爲母繼閱數歲始勉繼以徐徐故柔和敬慎兒女舊媵具安之然翁待之甚莊時有所妊誕置弗舉指諸兒而示之曰是皆子也更指徐而示諸子曰是故母也終徐之世母子

融融無半言許孺人久在殯翁每望見几筵及因事語及未嘗不涕泗交頤也綱孝廉後始謁翁旣貴而翁猶野服比及艾乃代爲援授王府典儀得以章服上謁有司有司數爲折節且賓飲以重之然翁非公事弗往也試以事謝不敏而已嘗與綱約而第服而官我力田供賦外誓不以一事煩有司並煩若也綱始令金壇倏亡先室翁馳至一哭女挈諸甥兒女歸嗣是歷官五六任屢請不赴也綱長兵垣時里中材官有餽翁千金求爲引拔者翁正色相拒曰疾驅之

吾嘗何人肯聞斯語自是而翁門如水矣嘗語先大夫平生視公門若攢棘俟郎君開府時乃同至署中十日飲耳然此綱出撫江右翁已厭世矣悲夫悲夫翁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卒萬曆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九母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卒萬曆某年月日附葬丁大墓之右子三人長文彩以子貴贈衛經歷娶王氏封孺人次文彰娶王氏幼文彪福建福寧州判官娶許氏余侄憲長達道妹也孫十二人允光蘇州衛經歷允亮文彩出允明邑庠生允時允昇允曜

文彰出允夔允晞允暉允嵩允嶠允峯文彪出曾孫男女若干人嗟乎東義之俗悍而且繼世所稱富家翁率漁獵而蠶封之以夸毘閭里惡覩所謂仁義哉華南公世握計然之策而外不廢孔氏之雍容進乎技矣瑟琴再鼓清越以長有吉甫諸賢所不敢望者難矣哉至其晚節砥滅明之操却伯起之金以成耆名行何卓耶安人淑質天成與聞詩禮中溫且惠以宜家人賢名所由遠也雞鳴之箴稟諸大道豈彘彘舉案之恭操臼之勞而已耶是宜有銘銘曰

勤苦節嗇富人之常彼其之子任俠乃狂儒
林貨殖合而成章惟翁則良適有闡德載彼
幽芳其絃若促其徽愈長千載而下爲鸞爲
光鬱鬱乎大墓之藏卜世永昌

明故文學星垣陳先生墓誌銘

余質素孱自童而冠藥不去口先大夫課督雖
殷憐之不令遠就傳追惟朋舊向爾寥寥而不
能不痛惜乎仲虛兄弟也仲虛姓陳氏系出文
毅公同父同父季子某贅烏傷宗氏遂爲烏人
後乃徙而上市也十數傳而爲南川公隆入貲
爲彭川簿生對湖先生文業先生三男子長卽
仲虛以中秋日舉因命曰秋中仲虛其字也而
後進稱星垣先生云仲曰和中字仲敬從兄而
與余同館者也季曰時中陳氏貲故饒顧不免

耗替於詩書清白南川公作於任遺橐蕭蕭也
對湖先生高亢負材芥視青紫六試秋闈皆不
偶日囂囂然曰我不做二郎必做終身不問家
人產產益荒矣幸仲虛兄弟相繼青衿而仲敬
更犀利每出冠軍弱冠廩郡庠郡大夫甚異之
延置師席仲虛亦爲里塾師收其館穀業稍稍
振然意殊不屑也曰弟欲成父志須遊學吳中
若守此終一夜郎王耳仲敬往而歸名益噪兄
之教也時對湖先生已領貢詞內丘挈其季子
往矣居亡何而季子與嬾皆歿先生傷之亦繼

歿至無以殮諸生夙重先生相率賻之始克以
三喪歸也仲敬執喪過毀得心疾甫再暮相從
地下矣宿舉一子曰應槐已早殤於時無可嗣
者仲虛仰天椎心而哭曰天乎吾家何辜降此
酷罰秋中小子亦何以生爲余聞而諭之曰君
家此際僅一綫不自存將置老親稚子於誰手
仲虛乃忍死茹荼暫釋經生業率其嬾黃奉太
君楊氏于養堂百方承順母獲安其七筮者二
十年漸忘境之逆也旣畢喪乃拮据葬地悉厝
諸亡靈而婦又卒一子甫弱冠跳而材官曰吾

不能復橐祖父筆提三尺向玉門關外酹班生
耳屈指三十年間仲虛以單身隻手內而養生
送死外而經紀應酬搢搢皇皇母問晨昏巨細
士林所稱憔悴宜莫如仲虛者然而神愈王興
愈豪客至必留置酒擊鮮淋漓沾醉乃罷去士
林所稱閒曠又莫過仲虛者迨其暮年有莊數
區有田百數十畝回視南川公所析箸駸駸乎
倍蓰之矣仲虛爲人機警饒識力幹局侷儻見
義必爲其治生握算計不餘力護財而終不以
求剝廉不以伎戾物家庭骨肉情意肫肫毫無

緣飾見人嬉嬉握手揭示肺肝然終難動以非
禮故旣老而人爭附之旣歿而人共思之非偶
焉而已憶昔同館時子畜仲敬課稍訕卽震怒
訶責甚或批之頰也而仲敬安之余笑曰伯怡
怡者耳伯自視與仲孰才顧日火攻阿奴耶仲
虛正色謝曰吾惟自度不如仲故急仲之踐父
言耳夫仲也而忍秦人視乎余與諸友皆歎服
至今以爲美談一女字王郎奩已具矣而殤不
成嫁也乃悉以奩歸王父曰郎在卽女在吾何
私焉余宦遊四十餘載未嘗一語及居間仲虛

亦未嘗以居間一相苦或勸其訪余宦所搖手
曰吾友方錚錚自豎故人耶惡賓耶若之何而
恩之凡宦歸有所贈輒謝督粵歸而諸友各分
贈十金猶謝也曰窮乏待周多若弟者可毋念
耳時年已七十奉恩例稱儒官矣窗友朱子聖
戲謂余曰仲虛銳志清官欲兄推轂一美轉耳
其生平大致如此仲虛生嘉靖庚戌卒天啓辛
酉某月日享年七十有二黃孺人恭勤燕婉上
奉姑嫜內和妯娌綽有令聞生嘉靖某年月日
卒萬曆某年月日享年若干一子應桂娶某氏

孫男二其一以嗣仲敬子應槐從初卜也應桂
將以某年月日合葬仲虛夫嬪于某處某山某
向嗚呼士稱措大謂能措置大事云爾事孰大
於倫常而居然屑越其餘不足觀也已藉第令
蠹魚一經而無益燕貽成敗數措置之謂何若
仲虛之行之才吾友也吾師也天假一官所表
樹當更有異焉者聞其卒時無纖恙第以舉重
自傷肋遂不及救悲夫悲夫乃雪涕而爲之銘
銘曰

文人鮮行罔恤厥萎豎儒踽踽天嗇其才誰

如純曰乃更規恢亢宗啓後經德不回繫宋
儒之貴乎履醇而用利抑漢士之所謂賢良
而茂才樓殘花萼璞委蒿萊撫琴聞笛觸景
生哀吁嗟乎佳城鬱鬱神所闕開日昌日熾
以快大來

明故贈徵仕郎蘇州衛經歷緯宇丁公墓誌
銘

曩余守京兆而妻弟希誠之計聞在殯若干年
始卜地以葬蓋其慎也於是兩郎以狀來請銘
其墓嗟嗟希誠少余十歲別余且二十餘年余
每念其姊及二弟無一存者輒悽愴不能食何
忍爲之銘然何忍不爲之銘希誠諱文彩別號
緯宇希誠其字也上世自江右僑居盤谷又自
盤谷析居禧亭代有聞人隱德十四世而爲余
岳華南公娶余從姑舉女一丈夫子三希誠其

長也生而癯且弱體不勝衣然靈慧過人溫約自將恂恂若緘其口者八歲喪母致哀執禮儼若成人出就外傳勤敏向學迥異羣兒人咸目爲偉器而華南公則憐其稚且弱弗之苦也再試儒童稍不利輒令棄去曰爾家督宜率仲督我家書香有季在耳華南公治家嗃嗃晨昏寒暑不懈經營舅以長男用事良獨苦而公之謀責尤獨嚴舅聚百順以事之無違色也然駸駸遂成羸疾矣舅終不以其故倦勤事繼母徐如親母撫二弟友愛異常一味之甘必呼而共父

在無私蓄積無私愛惡更無私出入燕遊善則稱親勞則歸已卽先母所遺媵婢亦半母事之其處皇族雖擇人而交然父事兄事一味醇和不作炎涼相其程計然課子母百靡一爽而時時慷慨讓財萬曆戊戌歲大饑里中富人多閉糴以規厚利鄰人某子甲初許稱貸後乃背之饑民謀聚其庭幾成不逞舅從病榻中躍起亟請于華南公開倉代給之義聞頃刻徧遐邇矣鄰有緩急必躬赴之雖居子舍不敢當丈人行而引繩墨切事情族無賢不肖皆信而附之卽

丈人行弗及也蓋余岳三舅和厚推仲敏練推
季而端莊篤摯表裏瑩然則希誠其最矣先室
之易簣也執余手而訣曰吾不及事君矣君幸
毋忘我諸弟故余於三舅皆不令其以布衣老
思誠與仲俱勸之援例入貲得授冠帶季則掖
之入官至州佐而後已有司俱數數加禮焉乃
希誠未嘗以一事謁也嘗謂余曰吾姊亡丈在
卽姊在耳終不敢以丈故張我勢亦終不以我
故損丈名卽邀與同舟北上第縱觀宮闕司府
及五侯池館少快心目而已此外澹如也故其

贈官贊冊曰萬石醇風一鄉善士匪虛爾也舅
生嘉靖癸亥之元日卒萬曆丙午正月某日享
年僅四十二崇禎二年以子允光衛幕滿最考
贈徵仕郎蘇州衛經歷娶鳳林王氏賢孝著聲
而孀操益厲亦以子貴封太孺人舉丈夫子二
長名娶長背吳氏起家藩隸二十載
竟能以恩典酬二親其賢可知也次允亮方以
異途候選娶余姪女孫男五人懋濬聘塘下洋
金氏懋濟懋淦懋滂懋淳尚幼俱允亮出孫女
一人允光出嗚呼君子亦自爲德耳寧操券而

責報于天作不善者既以天爲茫茫作善者又欲天之必報爲之天者蓋亦難矣希誠之所嗇者壽耳然一徵于子而綸綍燁然一徵于孫而芝蘭郁郁天道遠乎哉是宜有銘銘曰

混沌日鑿光岳氣分物忌者巧人貴其真如畫之方晨子舍而推長者生今而號古人寧幾如君天嗇而年以餘爾慶天昌而後以壽而仁九戶可作視此明綸

明故大中大夫廣東叅政梅巖蔡公墓誌銘
弘綱歸自留樞始聞梅巖蔡師計南向拜且哭
亟爲文奠之比季郎士筵以狀請銘綱蓋潛潛
而筆不能下也按狀公諱夢說字君弼別號梅
巖宋忠惠公襄裔也自莆徙泉自泉徙漳之鎮
海衛成化中乃徙龍巖再傳而爲月潭公某以
明經貢誦括蒼歷陞德安縣令文學吏事所至
有聲比以子貴封飄然賦歸垂橐而入人以爲
賢娶于徐有丈夫子二公其季也公少負異質
甫十三已爲督學姜公所首拔以儒童充增廣

生應鄉試令與八閩時髦講業五經書院丁卯
舉于鄉甲戌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卽毅然以名
節自礪著日省錄書其簡端曰自今冠服在身
而一有謬誤是自棄也自試政以至授官服麤
食淡獨與李恭質公盛春裴澹泉公應章爲三
友都下有三酸之號云庚辰選授湖廣道御史
而副院者爲楚人且公鄉舉主也數數諷公以
江陵風旨而公若弗聞也者壬午出按應天首
劾西寧侯侵占民田千餘畝於江浦浚濠築堤
以廣水利至今稱蔡公堤時綱已爲公屬令績

溪矣績有鄉紳故而妾母多中冓言至賊殺其
子嬖者闔郡共冤之然藉援歛貴人莫敢問也
綱竟按如法以牘上公大驚喜立批其牘數十
言具如所擬仍指贖爲嬖起資道周樹坊曰貞
烈自是知綱信綱頓成忘分之契矣公初以少
年登科而更以中翰出持斧衆竊難之比出而
發劄導窾奏乃若然六郡頌聲大作謂前此十
數輩皆弗如同道考核二三臺長亦皆以別差
御史爲弗如也癸未內艱復除山西道出按廣
東綱時爲給事中餞之郊外公半酒宣言曰吾

此行專吏其望風解綬乎綱微規之曰當事不
須太著意金陵馳馬行以方膾炙人口耳公笑
曰不然吾距粵近習知其蠱極而利用夫也至
則以柱後惠文劾罷一監司請逮同一甲科司
理破浪渡海至瓊州詢問民瘼吏治皆前此巡
方所未有也島賊李茂陳德樂雄踞海中向莫
能制公飛檄召之來庭數其罪而開誠譬曉之
酋皆感泣叩頭矢受約束瓊海十數年鯨浪一
朝晏如矣至潮則擒治大猾邢炳刺得亡賴白
徒百餘人以次伏法蠹賊爲清僥平有村曰三

僥俗故悍令忿其難使輒誣以謀叛請用兵公
偵訪得情因劾去令民喜更生又于潮城之外
剏造石梁以捍水患民永賴之然所捐俸贖不
下數千矣時江陵歿次子嗣修謫戍雷陽朝紳
方以爲快公獨愀然曰江陵功過當相準其子
卽廢而足耳戍之不無已甚乃抗疏請宥致逢
神廟大怒疏持十八日不下命中使呼齋疏承差
詰問狀人人爲公危比得

旨置勿問始以公爲古人也故事御史按部凡所
舉刺多內受風旨而外印可于司道諸人致巧

吏日張而悃悞者無由自見公痛懲此弊獨見
獨行無復忌坐失貴臣歡差甫完例轉浙江副
使矣公先是業請告乃以京銜養病而以新銜
候補官公既歸構一室于郡郊西洋坪絕跡郡
城絕口郡事侍奉太公外薰爐茗椀悠然物外
而已戊戌起井陘兵備副使以親老辭庚子太
公卒畢喪葬若將終身焉至丁未里居十九年
矣忽起海南道副使兼攝學政始公之去粵也
潮瓊與前三饒村凡三建公生祠遇誕辰皆相
率致祭粵人每至漳必首問蔡公安否林臥久

何不入朝爲顯官蓋周人之思召公不啻而公
之念念并州亦不啻廉將軍之思用趙也既奉
檄爲強起一行海南人聞蔡公再來爭扶老挈
幼候迎海濱數百里不絕公見之相向而喜且
泣也下車吏民不敢欺更不忍欺暮月而海南
大治仍惓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優恤丘文莊
海忠介之後以示風厲要約課試必信必虔士
習爲之大變公爲舉一觴曰吾此行庶毋負此
海矣亡何而交夷襲陷欽州公以兼攝雷廉亦
在事然制府意尚首功而公之監軍固嚴妄殺

稍稍異同役既竣臺省竟劾罷督臣且曰微蔡
監軍荼毒將不可言斯定論也而公則恒有不
自安者未幾陞南韶道叅政乃上疏乞休不許
比發海南而士民之攀臥啼號更什伯初至也
既抵韶陽仍引疾投牘卽行閱二歲欽事勘明
奉旨賞銀二十兩及時起用然公已確乎其不
可拔矣又數載患脾疾疾既亟猶自作祭文末
云乾父坤母有愧所生且囑士筵爾題吾旌曰
媿全子勿以官也嗚呼痛哉公剛介天植意所
不合卽家人嬾子不廢嗃嗃及至接人坦坦洞
洞直揭肺肝不妄許可不妄交遊一相投契生
死不渝也生平事事認真念念約已濟人惟求
不負

朝廷不負所學以不媿天地而已嘗語綱曰人能
澹得名利二字何事不可爲今之所謂澹者乃
其愈厚而愈濃愈深而愈巧者也爾我當共戒
之徙居垣屋僅蔽風雨又皆二三年友捐助成
之家居不重帛不重簋不邇聲伎客至必留留
必醉然肴蔬數品雖貴客弗加也若居官之減
騶從薄廚傳更自斤斤綱在績時親見公從姑

孰來一騎一麾兩前導偵者皆以爲差官不知此卽巡按也兩竣按差所推轂文武將吏百數十未嘗受絲粟謝至所經行見人危難必悉力救濟在邸時賑恤同鄉事難枚舉若中夜麾金出莊計部之樞于烈焰中代償溫純菴身後之負不令其子知也尤鄉人至今誦義者族中貧弱每歲必豫計而量周之不待其請鄉人苦水澇公爲倡築堤堰厥費不貲至鬻產以助蓋公家餽粥外其餘寧幾矣顧拳拳赴義若此故王文肅公每稱爲擔當宇宙奇男子李恭質公稱

其不畏強禦不侮鰥寡李見羅先生稱其品格清真根器最利計先後家居者三十五年監司守令于旄日責望于西洋知公信公不啻筮蔡守道汪公某至獨建坊以表之然公非地方大利病嘿嘿而已鄉鄰爭搆片言立解而公之簡身顧恒若不及者日省錄中時時劄記尚反覆較勘以硃墨二筆署評之歿而猶云媿全其用志可想也大率公之風骨挺勁似海忠介經濟恢廓似周文襄仁心爲質急病好施似范文正化行鄉國似王彥方里社優遊似白太傅信于

卷之四
南海之民而不能安于朝廷之上似韓昌黎若
潛修默証死而後已則濂洛諸儒的派矣嗟嗟
士亦各得其志而已耳藉令公按嶺南時稍自
韜戩以毋忤諸貴人以彼其才於孤卿乎何有
比其再出離吳見矣懲前易轍尚可歷階而升
豈其以五十餘年之甲第而僅僅老一叅藩哉
詭遇之獲積若丘陵公固有所不屑也公歸未
幾而江陵竟蒙昭雪具如公言又數年而朝貴
若祥桑暮拱者萎不再暮其視公何如耶公生
嘉靖己酉八月十三日卒天啓丙寅六月初六

日享年七十有八元配丘氏封孺人生卒男女
婚配若干以某年月日葬某處公嘗自言以李
恭質王太蒙與綱爲三真友綱深愧之初寢疾
卽手書遺綱云必薛欽字爲狀而君爲銘吾乃
瞑綱是以且書且泣而銘之銘曰

叅天古柏絮之十圍霜凌雪厲乃見清暉秦
山峩峩實先五嶽出雨興雲其施自渥公之
浩氣直養而全時乎噴薄金石失堅濺澤汪
汪江河四訖歸視其家不餘一物已所獨信
意在必行排空孤鶴寧比燕鶯夕惕朝乾以

奉天山房集卷之四
防失墜既返其真猶云抱媿慥慥君子蹇蹇
王臣翕然歸重斗南一人天屈公官以成公
品天墮公名以收公稔弋獲故饒留餘匪裔
樂哉斯丘千秋永式

明故刑部員外郎禹南盧公偕配趙宜人合
葬墓誌銘

萬曆丁巳刑部員外郎禹南盧公卒于任櫬歸
而襄事畢矣公孫光先以狀來乞綱銘綱耄而
亡文自愧無能爲役顧於公友也兼辱兒女至
親敢不唯命按狀公諱洪夏字思禮初號南禹
後更禹南系出漢中郎將植世居涿鹿宋之南
渡也有進士實者爲吳縣主簿因自台郡徙東
陽七傳而爲宋郡馬大振又三傳而爲明巡撫
都御史公睿睿號愚齋三子皆登鄉進士兩係

同榜而盧氏之衣冠文物駸駸東邑岱宗矣又
四傳爲監察御史荷亭公格格之伯兄可齋公
楷弱冠舉鄉試第一與商文毅等六人爲六元
會皆省解名公也都下艷其事爲繪像而傳之
後數公相繼台輔爲昭代名臣而公獨早卒人
共惜之公生太學生聯聯生贈員外郎謨謨生
二子長曰仲卿未娶而物少爲懷莘公仲佃嘉
靖丙辰進士也歷官廣西右布政使夫人胡氏
舉五子皆應四時與閏月因以名之禹南舉于
夏而誕于伯父之忌辰遂以繼焉伯兄洪春萬

曆丁丑進士以祠部郎建言

廷杖遂予祭仍予贈廕禹南公生而穎敏不凡讀
書過目成誦少隨方伯公之任兵部因肄業成
均歲甲子以治易領順天鄉薦年纔十九耳越
歲歸娶于趙趙翁太學生富而好禮幸其女得
尚新孝廉裝送特厚道路聚觀以爲秦樓二仙
子也公顧益自隱約下帷奮勵不減青衿以故
業日精名日噪海內文章之士無不知有盧先
生者庚辰之役余實與公同計偕殊厚顏於劉
蕢之未第也至壬辰凡九上矣而僅僅再登乙

榜時方伯公已逝太夫人且七十餘乃喟然嘆曰天平天平此固吾家囊底物而今顧若希世珍吾其可再辱乎遂勉署寶應縣儒學教諭事猶手其故業不忍棄也每課必以身先士皆響應公故恥言贊餽而其視諸生如子遇貧士輒分月俸周之有劉生永澄者貧無以家遂不能頰公賚予無算且擇配而助委禽焉劉未幾聯捷成進士於是江淮間盛傳盧先生能養士且知人也諸生又襲形家言謂學宮面湖太空曠宜前樹一文星以示秀公遂爲樹一墩費可百

餘緡毫不以爲官民累也而近年科第果大振因號爲盧公墩云公雖三載寒氊乎而迹所規撝有司弗若矣越三年擢江西廣信府推官公載父兄之宦譜以往設誠而行之不苛細治獄多所平反然三尺凜凜黠吏抱牘水上行無所得行其姦利法苟伸卽僚屬之異同弗顧也所署有司賢不肖務徵諸民得者輿援者雖赫赫弗務雷同竟以是失上官指論調鄖陽公夷然自若也而江右諸君子固已心寃而口頌之矣撫治鄖陽胡公以道路語知公至則迎謂之曰

吾今乃幸得君君至鄖之福也鄖之患苦莫若
稅其爲我強治之公曰使職昧心曲法則不能
若獲信心面行雖三黜猶九遷耳退而幸遇知
已晚誓以一職謝胡公爲之搜剔其弊源而扒
搔其塵垢登報之數與詔入之數不爽錙銖羨
則大書而公貯之無一不可對人言者三月而
浮費減十之四諸商且紆道出鄖鄖之額稅不
巖而溢矣胡公大喜過望左右手倚公屢約按
君破格推轂之以大伸其屈公謝曰吾僨轍之
駒耳敢遠越畔誠得南面一城不假手而盡行

吾志足矣秩滿封文林郎贈繼父如其官配趙
封孺人尋擢爲滁州守滁天下之衝也礦稅之
後重以河工官民無所措手足公至亟條上蘇
民若干事東吏若干事請得便宜行而以時損
益若干事上官悉如所議州治大爲改觀久之
留都白蓮教起且約日舉事矣公先日掩捕渠
魁無一脫者州民偶陷入則爲之別白而縱舍
之全活以數百計居三年頌聲滿山澤矣時南
北薦書叢積司功署謂必以京秩酬公而江右
諸君子猶念公不置也曰盍姑相吾列郡相而

得守例耳庶獲久有我公會南安二守缺乃以公爲南安府同知滁人如失所天爲之立祠置田歲歲祀勿絕而南安士民則手額相慶也公至志益勵守益堅吏民相得如父子會守缺而公視篆諸所興革無一不快輿情其最大者則清民解之苦累令毋加羨以入扣羨以出歲省解戶數千金闔郡如揆雲而日也相與矚金防石著爲例至今式之後守雖少汰弗能易矣于時嶺南諸郡知有公而不復知有守卽屬邑缺印官所呼號乞署必公也而蓉城之績爲尤著

秩滿進封奉政大夫修正庶尹配封宜人繼父偕同公而太夫人之計至矣再越宿刑部副郎之報亦至公雖出繼例得給假治喪郡人留之不得乃相率祠而祝之公旣歸孺慕更切喪葬畢若將終身焉親友勸駕經年不爲動余乃馳而趣之曰始綱之北上而辭太夫人也諄諄以足下爲囑言猶在耳而忍忘之乎夫且待君以瞑耳公耳之泣數行下久久始成行旣抵京仍補刑部員外郎刑部閑曹也時

神宗在御曹務益簡諸曹郎得以其間徵逐嘯詠

而公獨孜孜焉日營其職有所分讞必忠精且素強無疾獲夙夜以事一人忽一日從僚友所讌歸街鼓動矣客有秉燭對奕者公猶坐爲點籌乙夜方就寢乃次日高春猶未起推戶視之體雖溫逝矣時丁巳年二月二十四日也距生嘉靖乙巳年五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有三公長余九歲英姿玉立豐下而宏中不苟言笑其溫雅淳篤出自性生而勤敏足以濟之事方伯公與太夫人孝生事喪葬皆可爲後世法程五兄弟白首怡怡見女互相抱養不知其爲誰出

也宦歸往往垂橐恥以宦中之物示子孫而赴義若渴嘗捐俸以拓祠田造東橋以通車騎讓三峰已山爲望山以迎王氣費可千百餘緡見人窘乏若已有之視緩急以爲多寡而於屬族及儒素爲更殷至其自奉澹如也客至具饌雖精潔不廢家風未嘗窮水陸以爲敬見華筵盛服者輒規之曰夫至尊而猶以儉惜福况吾輩耶所居書屋粗具水竹花卉曰吾文吾陋而已無他珍異所營居室極雅素圖書四壁皆取格言而料理竹頭木屑不減運甃公居喪閉門謝

客絕不關造請居間事而其在官則鉅細皆身任之卽遇廢壞不修葺不已也故信州則修一杯亭滁則大修醉翁豐樂二亭寶應之墩其嚙矢矣然多取諸俸錢也人謂當今仕宦率家於官公乃官於家乎宜人敬事尊嫜協和妯娌好施贍族皆合德夫君而自寶應一隨任之後不復再從人勸之則曰姑老矣婦去誰爲侍者歷數十年如一日而內肅臧獲外周旋賓客門戶井井如也余嘗戲謂禹南公曰翁此事却輸親母一籌公亦失笑其實公之施而不匱宜人與

有助焉生嘉靖甲辰十二月廿五日卒天啓甲子二月初三日享年八十有一合葬某處子二長懋禎娶某氏早卒次懋祿國子生娶某氏出繼東麓公女四長適中翰虞國奇爲侍御養純公子次適襄陽大守李爲京次適余長子遵義太守嘉祐季適義烏虞國釭國子生紫臺公子也孫男一長光先次光賢皆懋禎出曾孫二長士雋光先出聘進士趙石城女次士某光賢出曾孫女六一許都司經歷郭時教子一許貢生趙忠屏子一尚未字皆光先出其三皆光賢出

尚未字嗚呼若公夫嬪者榮名福壽可謂兼之矣是宜有銘銘曰

冲霄雛鳳苞彩翩翩人稱邁種家曰象賢乃試竟艱於一第官遂阨於九遷豈天之未定固然不以蹶而改步不以耄而弛肩立功立德信而可傳則人之所以勝天猗歟佳耦馥穠蘭荃寧澗略于齊魯之案而載其厚德以承乾是爲得全千秋餘慶視此新阡

明故處士一山趙公墓誌銘

公諱祖卷字宗時一山其別號也趙之先出宋惠悼王廷美金章玉牒籍于天潢自汴京禾黍而隆準散爲青門矣吾邑潼塘之有趙自忠訓公某始厥祖環清公某復自潼塘析居巍山六七傳而幾至成邑邑屋諸姓莫敢望焉猗歟盛矣環清季子爲芝山公某孫爲海門令鑰曾孫爲某公爲治治之子爲太學生白崖公繼秩秩娶華溪虞氏舉丈夫子五公益其仲云公生而慧祖母盧特愛之六歲患痘毒頸少欬數載治

弗效忽一道士叩門語兒可療吾爲療若兒若
姑醉我酒門者問客飲幾何道士掀髯笑曰日
五觴觴十數升而足耳門者入曰遂日飲之居
閱月酒價云高漫爲敷藥投針膿出而頸正飄
然長往莫迹所之人固已奇其事矣年十六白
崖公遊南雍以祖母志鬻其從伯所居址鄰爭
之強弗能奪人益謂孺子奇也比壯乃折節惇
行初不務爲奇也者白崖公捐養侍母虞孺慕
不怠每設悅務竭力以承一日歡居二喪哀毀
如禮其於祖父祀田自白崖公以至環清公皆

曲爲經紀四弟盛暑月暴亡昆季適他出獨領
囊以治其喪季弟嬾卒屬老婢善撫其遺孤不
啻已出公堂火季室爲燼掃別室延居之并助
炊爨久之季弗安謀別徙公愀然曰弟吾同胞
寧忍以一藩籬限骨肉耶固留弗徙始公娶于
盧生子賢交盧遽卒時公年三十一族競勸爲
繼室謀公指交兒泣曰將焉置此歸休乎諸君
吾以一老鰥夫見亡妻地下快事耳終身不復
娶俗以爲難萬曆丁亥歲稜盜起佃坐通盜數
十家公亟白竟出之不令諸佃短也生平不寢

然諾善解紛振人之急而不責其報往往類此
性好客客至必擊鮮浮白慷慨高歌醉卽隱几
鼻息鼾鼾然已復起飲人人厭意去然竟以是
得酒疾疾且草亟呼交告之曰父得全於酒去
來一醉醒勿以父爲念若善成父志父長在耳
脩然而逝人謂公生平任率無他奇而其篤至
瀟灑處有非尋常可幾及者蓋翩翩叔世之隱
君子也卒時爲萬曆戊子十月初五日子時距
生嘉靖丁亥五月十八日申時享年六十有二
配盧孺人三峰南豸公女內行淳至生嘉靖壬

辰六月廿七日戌時卒戊午正月十五日辰時
年僅二十七男卽賢交邑庠生娶金氏孫男二
長明臣娶許氏次明隣早卒孫女二長適盧懋
彬次適盧洪意歲甲午將合葬于林口之方丘
厥子若孫以誌銘請余惟公以飲德外死生身
後之名固所弗論何俟余銘顧余家以月旦爲
事善善宜長矧孝友淳篤如公奈何使之泯泯
遂按狀而銘之銘曰嗚呼惠悼之惠報乃在明
繩繩葉葉蒼球白珩翁完而璞世固無營族高
其誼鄉式其平生前杯酒死後令名咄嗟餘慶

泰山房集
卷之四
三
視此佳城

明故處士樂山葉公墓誌銘

丙戌之入覲也余師梅岡松南兩伯仲手尊人
處士狀屬某銘其墓某惟處士之德宜有銘銘
之自某非其稱猥以弟子不獲辭頓首拜命年
來徵逐風塵久稽卒業頃緣在告始得按狀論
次之處士姓葉氏諱壽字世仁其先處州松陽
卯山人祖之著者曰石林居士夢得夢得四世
裔孫有津元末始遷浦江有津三世裔孫子倫
國初以明經官郡博凡七世而爲處士處士淳
龐恬靜洞無城府質任自然與物由由無競不

問知爲長者也有相者見而異之曰是翁身長八尺餘廣額疎眉美髯豐下神閑而意定殊非閭巷中人葉氏慶源將于是乎在乃處士九歲而孤也母氏止一兒不令舉子業涉獵而已然其見解透脫處暗合道真者儒宿學弗能過事母承歡終身無違色葬祭以禮墳於宅畔朝夕謁拜沒世不衰族之長幼親睦之察其飢寒而時賑之不協者爲酒食召而諭之推及鄉黨故舊境內人人德處士人人就直於處士下至兒童走卒盡得其歡所至爭牽衣控馬諸郎積學

嚴其課師友必海內譽髦爰底成器世業所有慎持之不以家務自累晨起掃室焚香叱咤之聲不加於內外景物會意則杖履翩翩從之所居負山東萊公九日所臨眺視曰登高其山綿亘青蘿蜿蜒而岵毳下漚爲池方可數畝清漪碧蓮時開並蒂處士於此徜徉焉親者故者詩歌者棋者望氣者相與爲不宿之客忘形之交處士怡怡讌笑其間若於茲山有深契焉者因稱樂山居士云旣而兩郎接跡列賢書郡邑以高年

恩詔致官帶安車歲肅鄉飲賓人曰今而可以出矣處士曰壯避其辱老趨其榮此人情乎余髮種種如是奚能藩飾事貴人生素不德趨我鴟夷余爲山中飲耳亦終不出時處士駸駸焉鬢矣而矍鑠恒如少年者一日病亟勅受遺諸郎暨孫三十餘環跪床下處士鼻端栩栩然徐曰來余於身世無餘累意中戀戀兩男仕路翱翔耳必貽余令名無辱乃瞑時庚辰十二月初二日也距生時癸亥十二月初六日享年七十有八仍其志卜登高之陽而葬焉厥配王氏出深

溪義門婉而惠奉孀姑盡孝道事處士如嚴賓有疾不解帶處士時時食客卽時時手具盤食諸郎膳脩皆親治行年八十猶執女紅身織絰諸嬪代之則曰我幼習此弗疲也此中皇皇者詎能竟日袖手其內助如此故處士得任其天真而無室家累卒年八十三葬從處士丈夫子六人長化工庠生次化成三化形四化生庠生五化醇卽余師梅岡舉癸酉六有聲卽余師松南舉庚午女子二人一適義泉朱一適合溪黃孫男二十五人在庠序者若而人女三人曾孫

十餘人女五人蓋處士既壽且康大昌厥後卒
 如相者言也嗚呼夫非得全全昌者與三代而
 降語潛德者率膾炙大丘大丘云非元季兩方
 惡知天道處士左券則在兩孝廉矣兩方所為
 顯揚於古非其至者孝廉事業竹白丹青將來
 未易限量而矧接武者行繩繩也則天之祥處
 士固未艾矣是宜有銘銘曰寶婺之氣亘于天
 津佳茲山水實生至人而璞其玉而爨其文純
 白之備機心不存離離其鳳振振其麟為昌為
 熾宜而德馨嗟乎叔季人鑿其真相時射利封

殖後昆豈不華萼亦掬為薪惟命不易惟德是
 親不有君子孰為模型登高之陽遺跡在焉爾
 高惟麓爾芬惟蓮不朽者德可必者天佳城鬱
 鬱億萬斯年嗚呼休哉

墓表

明故處士郭公配盧氏合葬墓表

黃塘之陽有丘，舉如為郭處士中齋公，偕配盧安人合葬墓。而余侄嘉禎為公，嘗因乞余言，以表之余，惟表墓非古也。而今之所表率，多顯人夫顯則又奚表焉。余姑為處士，闢其幽者，處士諱文通，字仲理，中齋其別號也。世居長衢為邑望族，幾世祖欽止，嘗捐貲，剏石洞書院，晦菴先生暨諸名儒咸過而問業焉。大父某公始析居湖沿，僥隱德父某公，娶余族祖姑有丈夫子二。

處士伯也兒時儼若成人不妄嬉戲既就外傳業有常矣比試儒童輒不利太翁私謂太母孺子恂恂者卽幸致身青紫安所得善宦而稱之母寧俛首畢途博一衣冠以母隕吾家孝謹而足乎因令謝罷舉子業入貲爲郡國從事儒衣儒冠出見客太翁爲舉一觴而公顧益自韜晦終身不至偃室袒幘野袍蕭然自適邑大夫數數招致賓筵纔一往耳生平寡言笑坦衷直腸見人偃僂若不勝母問賢愚高下以故得長者聲某子甲故易公有貸于公而謬巧其券多方

以誤之旁觀者共爲不平而公若不聞也者亡何某子甲以姦利敗復稱貸于公公復怡然應之其人乃媿悔曰吾死卽死耳終無面目見中齋公其行事大率類此公雖內稱家督乎材次公而躬下之家務鉅細一切倚辦次公唯唯謝不敏而已晚歲無子而次公止一子人或勸公別立繼公曰吾祀吾父而已矣猶子弗立而外求人其誰不欲繼者是樹兵也遂抱侄而共子之厥產以三之一予二誓更留三十餘畝爲祀田餘皆以屬嗣君則皆次公有耳兩尊人卽不

甚材公而內安其孝謹外多其得長者聲日相
嬉笑自幸爲有子郭故望宗也盈而稍汰族多
倣儻丈夫高視雄譚軒軒豪舉而公獨淳樸如
處子中無城府外無緣飾日無青白口無雌黃
不言桃李下自成蹊其賢於人遠矣安人爲三
峰盧氏徽柔佐內事太翁太母曲盡其驩居常
婉婉妯娒無違言稔年艱嗣卽爲公置二姬所
舉二女二姬出也而撫之不啻已出以長歸置
日毋忘余族也以幼歸余侄日更無忘姑族也
而抱侄讓產皆所贊成處士好施則助之

難自脫簪珥處士好隱約則衣縞衣飯脫粟爲
諸姬臧獲先終身莊事夫子相對如賓壺內蓋
不嚴而肅云處士卒時年纔五十四安人長處
士二歲亦先一歲卒嗚呼習俗之漸靡久矣田
舍翁多收數斛粟輒踞高而氣揚况素封之子
乎以余所覩記老而無子強半夭資刻薄人也
而嬖人爲甚彼其漁獵米鹽令人銷骨何知仁
義何論周親樸茂若處士殆無懷葛天以上人
中溫且惠厥有淑媛得諸天者異矣旣嗇其年
又靳其子與善之謂何語日景公千駟名屬俄

夫人貌榮名在此不在彼世之齊魯皓首多富
而多男者豈少哉鄉評國史有誼有譏或遭不
肖子孫往往一跌而赤其族莊椿寶桂究與朽
株腐草同歸耳易世之後宰如而丘穹如而碣
田夫野老徘徊墓下相與泣顏回而嗟伯道則
處士之年與子固在也余故表而出之以告夫
世之耳食者

書